

深度品读

一部大气磅礴的唐朝文化史

——读《大唐气象：唐代审美意识研究》

林 颀



唐朝是中华美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代。强大的政治实力，雄厚的经济基础，使得唐王朝对自己的统治充满信心，与之相伴随的，是政治的开明，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。百花争艳的文学艺术及卓有创见的新思想、新学说，正是在这种开放活泼的政治氛围里形成的。

纵观这部《大唐气象：唐代审美意识研究》（陈望衡、范明华等著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），洋洋洒洒73.5万字，尽广大而极精微，尽博览而不疏落，实属大唐文化领域的上乘佳作。

该书由陈望衡、范明华合作撰写，两位都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。全书以唐人的审美意识为研究对象，从文学、书画、乐舞、雕塑、建筑、城市建设、哲学思想等各个维度深入，品味唐人的审美情趣、探讨唐人的审美观念。这个文本的气质与它的书写对象一致，也是大气磅礴、雍容大度的，收纳唐代的精气神然后徐徐从容地铺展呈现。

唐代的审美意识最鲜明地体现在唐诗之中。作者形容“唐诗是唐人精神的天空”。作者歌颂“天空中那娇艳的阳光、妩媚的月色、闪耀的星星、绚丽的霞彩、飘动的云朵、缤纷的雪花、闪亮的雨丝……种种让人心炫神迷的美妙情景，就是唐人所创造所欣赏也让后世为之心醉心迷而赞叹不已的美！”

唐诗是豪迈的、奔放的、犹如英姿勃发的男儿；唐诗是妖娆的、富丽的，犹如丰腴美貌的少妇；唐诗是忧愤的、高亢的，为黎民百姓呼声，为仕途艰险掬泪；唐诗是清寂的、淡远的，愿与山水为伴、花草为友，返景入深林……唐诗，不管什么样的风格，都贯穿着积极进取的精神。即使是被评为“冲逸”的

孟浩然，他的冲逸也是重在自然，重在生机，何况孟浩然也会写出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那样气宇轩昂的诗句。即使是写宫怨、闺怨，写青楼女子的诗句，唐诗也几无脂粉气，或是停留在感官层面，诗人体恤她们的心情，欣赏她们的美丽，纷纷从她们的遭遇里镜鉴自身。

这就是唐朝的诗人。他们可以对宇宙苍穹、高山流水展开夸张的想象，也可以不懈地推敲心灵、思辨、哲理，更是投入有血有肉的人间生活的体验、感受，憧憬和向往，怀着诚挚的关怀和理解。一种豁达的、自信的热情和想象，渗透在唐朝的文化里。即使有享乐、颓废、悲情、隐世的内容，也无损它内在的蓬勃、自由和开阔的精神。

这就是唐代的审美意识，没有顾忌没有束缚地扩张和吸收，没有畏惧没有留恋地创生和革新。人人是自我的，人人又是无我的，所有个性组成共性，汇聚繁花似锦的盛世气象。

作者说，唐代散文的突出特点是情真、气雄、达观。字字出自肺腑，唐人有功利心，但绝少是对蜗角之名的追逐，更没有蝇头之利的斤斤计较，而是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，忧的是生民性命、家国天下。作者说，中国的小说，发展到了唐代的传奇，它才实现了审美的觉醒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。小说尚奇，唐人最具有好奇心，难得是好奇而不猎奇，题旨向着善与美。还有文论、绘画、雕塑、音乐、园林……皆大气而又入微，这就是唐朝的艺术。

我们来看唐代哲学思想。儒家追求现实，关切人间疾苦，重风骨讲道义。“寿、贵、美”三位一体的道教文化与隐逸文化发生关联，中国文人亦仕亦隐、亦隐亦仕的理念长期流传。仙的审美化与洛神式的仙女范例，成为中国女性美的典范。佛教的中国化完成，在唐朝至鼎盛。作者重点分析了禅宗“拈花一笑”的审美意味，借一朵花揭示宇宙、人生的真如本性。作者说，儒家重在审美的社会价值，道家重在审美的自然品格，而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最高范畴——境界的思想，是在禅宗的影响下产生的，三者构建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基础。

至此，我们完成了这一部皇皇巨著所带领的大唐之旅，我们由对历史的认知、对知识的荡漾进而仰观天地，俯察内心，从万物与自我融为一体的体验中，获取灵魂的适意。阅读《大唐气象》，心潮澎湃，遥想开元全盛时。唐朝，中国之青春年华，我们每个人的故园。

新书架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丁雨 著  
《看展去：博物馆里的中国与世界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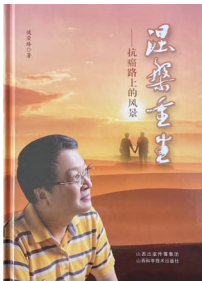
22篇观展感悟，将中华大地上的故事串联起来，借展览与文物述说起源、发展、交流与衰落。出土文物不仅是先民的生活剪影，也映射出他们的精神世界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。对展览主题思想、布局、展出文物的介绍配以300余张照片，将展览现场还原在读者眼前，弥补不能去展馆现场的遗憾，也可作为曾经来过的珍藏记忆，是一本“拿在手上的展览”。文笔生动幽默，兼具锋锐的思考与丰沛的情感，借展览重现历史场景、人物风貌的同时，追溯了历史动态演进的线索以及历史规律。

作家出版社  
老藤 著  
《铜行里》



沈阳铜行胡同的传奇，时代风云际会的缩影。石家铜器行传到石洪祥手里，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。他想在父亲百岁大寿的时候，献上一份寿礼。准备寿礼时，他发现了父亲的日记，日记里有父亲的心愿，一是打造一座与实物1:10比例大小的铜殿，二是造一册“软铜策”，记录百位友人。石洪祥决定帮父亲实现心愿，铜殿好造，但在锻造百人的“软铜策”时犯了难——只有人名是无法填满铜策的。于是，石洪祥有意跟父亲聊起往事，竟发现父亲的百位友人，每人都有一段传奇……

我的阅读



天地有风骨

——《涅槃重生——抗癌路上的风景》读后

凡夫

很久没有遇到让自己一见如故的人了。前不久认识的卓成兄长（真名侯荣臻），就是其中一位。

初次见面。握手之间，就接到兄长递到手里的著述《涅槃重生——抗癌路上的风景》；落座、交杯之际，就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：左云。先生说他是左云人氏，好是快意。

小聚之后，返回单位。处理了手头的工作，一口气读完这本书。书中，每个章节，都满是生命的赞歌，充盈人性的光辉。很多时候，则是显示兄长多方面的才智和数十载传道受业解感构建起的风骨、精神和格局。

——从“生命交响曲”到“觉醒与开悟”，从“有健康才有一切”到“爱是最好的导师”，一直到“友情回声心更暖”；

——从大小治疗91次的艰辛到送别双亲的痛彻，从太原、上海、北京的时空承载到病灶无复发的涅槃重生；

——从病房中的口琴演奏到爱乐合唱团的男高音，从病房日记到付梓成书，从讲台到病房、再从病房回到生活。

《涅槃重生——抗癌路上的风景》，记录了卓成兄长的勇毅、豁达、坚韧、宽厚、顽强，沉淀了他热爱生活、尊崇学术、礼敬生命、弘毅坚韧的风骨、精神和格局、情怀。我为有这样一个高能高质的左云兄长、红色后代而开心、开怀。

说到左云，很多人对她的了解是煤海。

其实，历史地看，左云是白羊故国、武州故地；现实地看，左云是煤海明珠、绿色之都。这两年，更有植树将军张连印让世人更好地知晓了左云。前些年，一说左云，很多人必然要提到马文有和他创办的左云县综合职业技术学校。此外，我们都知道，左云人如天津师范大学高玉葆、大同大学马存根、武汉测绘大学李建成，都曾或者正在国内知名高校做校长，省作协也有几位副主席是左云人氏。

人活着：精神是骨骼，文化是脉络，经济是血液，道德是支撑。在卓成兄长的书里，在卓成兄长的经历里，我更多感悟到的是——风骨。

是为读后。

人物

又是一所新学校，又是一群新学生。不变的是张桂梅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高度投入，不变的还有她一身的病痛。她满怀着对所崭新的同时也是充满困难的学校的希望，开始了新的征程。

1997年12月，新的学期刚刚开始，张桂梅的病情复发，她又病倒了。接二连三的病痛，始终没有放过这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老师，她越是想全身心投入工作，病魔就越是疯狂地折磨她。

此后，她再也没有轻松过，病痛在她身上逐渐增多，到后来发展到二十多种。疾病对于张桂梅来说，简直就是紧紧跟在身后的影子，她走到哪里，病痛就跟到哪里，并且让她越来越虚弱，越来越消瘦。

越消瘦。

4

作为一个倍受苦难和病痛煎熬的人，张桂梅对恩情这个词的理解是刻骨铭心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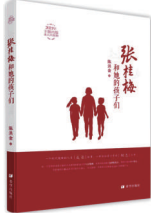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，她跟父母在牡丹江市的老家生活，房子倒塌的时候，她目睹了那个共产党员姐姐对她家的帮助，深深地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；在中甸县当林业工人的时候，她作为一个创业者和建设者，在深山密林的跋山涉水感受到工人同事无微不至的关心；在喜洲一中，丈夫身患绝症，她受到很多亲人和朋友的支援、照顾。

在华坪县，这片火热的土地接受了她，给了她一份工作，让她在繁忙的工作中忘记伤心往事。但是，她到华坪县刚刚一

希望出版社

34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年多，还没来得及放手一搏，却又疾病缠身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在内心深处对华坪这片土地是心怀愧疚的。她觉得，这片情深义重的土地和土地上善良朴实的人民，敞开胸怀来拥抱她这个失意者。她又病了，她没有给华坪县和华坪人民作出多少贡献，反而让县里多了一份负担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34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坐在“花坡艺术节”前的台阶上留个影，除了那五个红字，面前是白的，背后是白的，左面是白的，右面是白的，甚至天空也是白的。穿黑色皮衣，敞着怀，某个瞬间，觉得自己也是一朵花儿。的确，在这个白得无法更白的世界里，还有什么东西不绚烂呢？何况，黑至纯，则自焚，纯黑的

花瓣无疑是另一种涅槃！

站在接近山顶的台地上茫然四顾——四周苍茫，的渺茫然，只是雪山之巅的茫然比大河之上的茫然更结实一些罢了——“绵山积雪”仿佛一朵雪花，开过千年依然不败，再开千年依然纯洁如初。

若不是宋勇一直催，我真的不想下山，真的想坐在这里看一次冬天落日呢！

去“花嫂饭店”用餐，看到莜面、土豆、松蘑、白蘑菇和黑山羊肉，胃口大开。饭间，老邓突然问不想去看圪旋头。我有些疑惑，圪旋头？老邓点点头，对，圪旋头，花坡的自然村。我问，好看吗？老邓说，不止好看。我问，远吗？老邓说，不远，四五里地。我说，正想雪

地里走走。老邓便给村支书张占庆打电话，约好三人同行。

走出饭店，见篮球场站着一个男子，个子不高，50岁的样子，右手拿一支拐棍，左手握一支手电筒，一身冬季迷彩服，一双高筒雨鞋，裤腿塞在鞋筒里，左臂戴着红袖章，站在雪地里朝我们笑。看见这身沁源乡村干部兼森林防护员的标准装束，我对老邓说，敢情这是全副武装，要上战场啊。老邓诡异一笑，就是上战场。

球场西侧是供销社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，也是张占庆的家。张占庆邀家中喝茶，我对老院子有些兴趣，便点头答应。穿过砖砌大门，右手一排老房子坐北朝南。

纪实